

571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 左派青年

讀書必具恆心。  
若無恆心，必然  
一事無成！因為  
讀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圖書館



A541 212 0016 2553B

15330

15330

1397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
- (二)閱者務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三)如有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四)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

須即繳還



15330

題

詞

之子窮奇骨。鏗然見肺肝。著書忘歲月。揮  
淚弔河山。未擱傷麟筆。權潛擊水翰。儘饒  
孤憤在。持作楚騷看。

荒唐二十載。結客少年場。人盡希湯武。誰  
真辨墨楊。松楸悲拱木。荊棘失甘棠。滿紙  
辛酸淚。春秋義未亡。

# 左派青年目錄

題詞

編完之後寫的

左派青年

寫在「左派青年」之後

附錄

三月二十七

關於譚尙倫

再記譚尙倫

左派青年目錄



202460

左派青年目錄



二



## 編完之後寫的

(健兒)

我在三月十七日寫了那篇紀念死友譚尙倫文章之後，爲悲痛的殘憶及憂傷的懸想所迫促，在百忙多病之中，把『左派青年』，斷續地寫登於革命日報副刊革命之光，不過說說以抒胸中抑鬱罷了，是沒有什麼意義之可言，但是各地的朋友見了之後，在精神物質上予我以催促和援助，要我編輯卽爲單行本，於是除了『寫在左派青年之後』一篇外，乃拉雜義重君關於尙倫兄之稿子，編成了這『左派青年』的小冊。

因爲精神和身體之不濟，這篇文章寫得很壞，簡直不堪重看，但因爲忙於其他工作之故，除了略加校對而外，實在沒有辦法把他盡量修改，真是辜負朋友不少，但得刼後相知的義重君，把尙倫同志在獄中的生活描寫見惠，以充實『左派青年』的內容。同時儉叔兄也很高興寫一篇左派青年的題詞，以增此書之光彩，這是最值得感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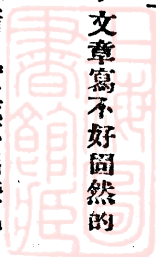
寫『左派青年』那篇文章的動機，已經不是今日的事，但一以心緒之惡劣及生活之顛倒，再以不祥之筆易於開罪於人，所以沒有實行，不是紀念尙倫同志後所發生之衝動，

及革命之光便利之篇幅，真不知待於何年了。果然不出我意料之外，文章寫不好固然的了，而罪咎於是乎來了。

有些朋友說，他發神經病了，但我把這篇左派青年的文章從頭再看，實找不出些兒的癲狂性，有之，或者是對那些隊伍中之投機份子，有許多不客氣罷，若此而謂有神經病，則我在未入神經病院當中，看他們做那非神經病者的工作。準備將來和紅樓夢的焦大，同時入神經院去療養。



中國革命如春夢般過去了，革命退潮中所表現一切的疲倦和衰頹，事實上誰也不能否認，我們不能如蔣政府諸人之無恥的高呼革命成功，也不必如共產黨人之無恥的高呼革命萬歲，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革命是永不會中斷的，環境的事實允許我們，中國革命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們青年在此革命烈火重燃的現在，不必灰心，也不能灰心，對於革命，運用我們科學的頭腦，鼓起我們熱烈的真情，在目前，怎樣去復興革命，在將來



，怎樣去完成革命，青年是時代的驕子，革命青年，是革命時代的寵兒。我們自己不會忘記的，過去的革命歷史，都是塗滿了我們革命青年的血和淚。

我們青年過去所公演的悲壯名劇，已經由時代之神帶走了，留下的困苦的殘憶和鬥爭的餘痕，正是我們革命人生的課本，以做我們革命行動的南針。現在，一切都陷於混亂的現在，反動壁壘那方面，固然包含着許多的矛盾，但在革命戰線那方面，革命心理何嘗不形其破碎？於是革命的對象，在青年的心目中，由簡單而趨於複雜，由真確而至於模糊，魚目混珠，碣磳亂玉，在反動勢力抬頭革命勢力崩壞中，我們青年的生命固陷於恐怖，而精神亦陷於苦悶了，而中國的國運，更陷於不幸的田地了。但爲什麼革命不命斷絕，而國家竟未至於滅亡，而東方大陸革命之火，還是紅光燭天呢？就是還有前仆繼繼死不盡之左派青年在，有『唯科學與真情』之左派青年在。

左派青年是怎樣一種人，我在『左派青年』中已經有所說及，這裏，祇有說我未盡之



意而已。

全中國的左派青年起來！

左派青年個人的能力，事實上比較任何黨派的青年是優越的，爲什麼左派青年和革命都受失敗的判斷呢？一方面固由領導我們的黨的忽誤，但一方面實是左派青年彼此間沒有聯絡，有組織才有力量，左派青年之過去，工作之所以失敗而無補於事實，個人之所受慘傷而無裨於大計，其原因就坐於是，我們左派青年，是擔負有時代的使命和革命的大任的，我們不能辜負時代和放棄革命，所以有聯合起來之必要，我們不是空口嚷着聯合起來，我們要實實際際聯合起來，我們聯合雖不定着什麼方式；但我們盡我們腦根時時刻刻思想着怎樣結合的辦法，我們無論認識與不認識，我們彼此都要聯絡，即最低限度，也要互通聲氣。我們有廣大的組織，必然有廣大的力量，整個的去從事革命的事業。我們的黨，能夠把我們組織起來，固然是好事；但我們的本身，能有密切的聯絡，其事更妙。我們聯合，完全是爲革命前途着想，我們不是江洋大盜，合夥去打家劫舍，



我們不是無賴政棍，勾結去滿足其政治野心，更不是如普通的走江湖者，結伴去搶飯碗，去找飯吃，我們聯合的意義，就是要滿足革命事業的要求，找取個人情感的慰安，這不但是革命問題，而且是整個的人生問題，所以我們永遠要聯合起來！

### 驅除個人主義者。

個人主義在現在的時代舞場上，其蹈舞的歡狂，可以說是淋漓盡致，此種不祥的形態，無論在任何集團裏都極普遍，個人主義和革命本來是極端相反的，但是革命的花園裏，那個人主義的花樹，都是加速在滋長和繁榮。革命光棍對青年狡猾而言曰：『你們來擁護我做領袖，我便與你們以好處，』而人格與識力少素養的青年亦很恭順而答曰：『你能給我們以好處，我一定擁護你做領袖，』於是你召集一羣自稱領袖，以圖政治的便宜。你結合一羣自名黨派，以做政治的投機，於是乎阿貓是要人，阿狗是領袖，個人主義之披猖，不但革命爲何物而不知，卽人格也可以不要。而攻訐爭奪，排擠凌踏，更是當然的事了，於是一切一切在個人主義的鉄蹄下粉碎了。與敵人對壘當中，我們要完除

失敗而獲得勝利，則其先決條件，就是我們隊伍裏面的一致，而個人主義之魔鬼，不但可以拆散我們的隊伍，而且可以搗亂我們的隊伍，不但如此，而且當着我們與敵人開火之時，要在我們背後向我們作猛烈的掃射，幫敵人的忙。所以就我們左派青年來說，絕對不容許有個人主義之存在，就我們整個黨來說，要把個人主義者驅之門外。

我們要做集團中的白血輪。

人體既不免有毒菌，則每一個集團中，無論你主張如何純正和革命，則不良份子之混入，那是必然之事，人體之所以能健康，全靠殺菌之白血輪，那麼，集團之所以健全，當然是需要純潔的良好的份子做白血輪了。我們隊伍裏面有沒有足以損害集團個體的腐化投機份子呢？那我們不必避疾忌醫，明哲保身而不言，我們承認是有的，所以，我們希望革命大業之成就，不能不先謀我們集團之健全，我們要做集團中的白血輪，侵入我們集團中的不良份子，我們要驅除他，未侵入我們集團中的不良份子，我們抵擋他，我們絕對不應該客氣的，也無所容其客氣的，不然，我們無知地無聊地附庸於某一集團

，不但失掉了政治的意義，革命的意義，而且我們本人的人格，也發生問題的。

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考查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遙念遠大的革命前途，我們固然不能妄自尊大，但亦不能妄自菲薄，須知革命大業，不是一定誰擔當的，也不是誰一定能夠擔當的，革命是眾人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所以，我們是眾人中之一，我們堅定我們的自信心，不能擔當一切，都要擔當一部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種話殊不能以老生常談目之，我們個人在茫茫人海中，當然是滄海一粟，但此一粟，我們能夠用力投下海去，最少也要發生點微微的波紋。所以，我們要相信我們生命並不渺小，要相信我們生命是有存在的。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 ○ ○ ○ ○ ○ ○

我那編成小冊的『左派青年』，以之貢獻於全國青年同志之前，簡直是一件粗劣不過的禮物，但因為熱情的鼓動，使我不自知其醜，我是十二分的抱歉的，但是若果看了此

書的同志能起些微的感動和子的同情，則我不但慰安，而且引為光榮呢。

左派青年同志們！你們有可愛的理智，你們有可敬的熱情，你們是革命上帝的信徒，你們不但要負起中國同胞所給予的使命，你們要負起人類所給予的使命，『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我們應該以之做我們共同的信條，我們以我們的血和淚，描寫了中國過去的革命的歷史，我們還要繼續把我們的血和淚，創造未來的，偉大的生命！

左派青年！

是革命的孽子，

是時代的產兒。

科學是你們的武器，

真情是你們的火炮。

## 左派青年

(健兒)

深深了解幾年大革命情形的人，說起「左派青年」一個名詞，怕一定要灑若干同情之淚，因為一部中國革命史，實在塗滿了「左派青年」的血和淚啊。

左派青年的歷史，是如何的壯烈，又是如何的悲慘啊。我敢全稱肯定的說，一句，左派青年，是正地道的革命青年，這不是我誇張，是有事實為證。

在總理逝世後之左派青年，是祇問革命不革命，不問共產不共產的，那時左派的革命態度，是光明磊落，因為本黨之寬大，共產黨便來搗其玄虛了。共產黨真不要臉，冒牌為左派，一方面威迫利誘認識幼稚的青年同志，一方打擊有認識而熱烈青年，於是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由廣州北遷之後，(民十五之冬)在廣州鬥爭起來，而在廣州；左派青年始有雛形之軟弱的組織(各省大都類是，如湖南之左社等)新估定夾攻中奮鬥的生活。

那時以前的左派青年呵！祇問革命不問其他的行動，其結果就焦頭爛額，在民衆運動裏面，無論在工，在農，在商，在青年羣衆裏面活動，共產黨若不能吸收你入黨，為

爭取民衆領導權起見，不問革命不革命，不客氣的向你進攻了，第一步是分化羣衆，分化不得，無論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糊塗的軍人，（或者有共產黨在裏面），黨的力量，（那時的黨，是譚平山爲組織長，）都是應有盡有的利用來打擊你，天羅地網，重重張圍，結果不是身首異處，必是半夜私逃，而右派先生如古應芬等所領導的右派及青年，但不予以同情，而且在說「活該」之中，又是一個打擊，於是左派青年，是一個最可憐的喪家之狗，一個單人獨馬作戰的傷兵。但因此嚴厲之教訓。左派青年以革命的需要及工作的自覺，對於左派的組織，便有了強烈的要求。

可憐得很，左派青年不但得不到黨的援助，而且要受黨的打擊，當時領袖汪精衛先生，早被蔣介石迫而去國了，其他的黨的領袖，又不能動，那蔣介石先生口口聲聲說國民黨要受第三國際指揮，而譚平山等共產黨領袖與接近蔣系之人物，（此時之蔣，祇要求個人力量之擴大，不要黨的基礎之鞏固）分握了黨的權力，於是下層之左派青年苦矣，在黨工作，領袖在威脅之下，不敢組織，亦無門接近，蔣介石既另企圖，則共產黨當

責任所欲爲了，可惜蔣介石在民十五之中央聯席會議，還提出禁止黨內的小組織，於是  
有組織的解散，無組織不敢組織。此時之左派青年之結合，祇有憑着地方或同學及個人  
情感關係而有形無形結合而已了。但因如此；結合，於是便有如前段所說的最雛形的組  
織。

組織中雖然有極大的矛盾和複雜，然而四顧徬徨於沙漠中之左派青年，未嘗不以其  
爲綠洲，而蘊藏在左派青年心中的『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腐化派』的口號，由私人  
的談說而至公開的呼唱了，但在力量微弱之中祇有作『防禦戰』而已。事實那裏容許防禦  
呢。日趨既經豎立，腐化派青年與共產黨來進攻了，於是廣州民國日報，便發見了『給  
CY一封信』，及『給右派青年一封信』，當時，右派在革命正義鎮壓之下，青年祇有在  
行動上襲擊，不敢公開猛烈攻擊了。而共產黨呢？國民黨左派之招牌不能冒用了，而且  
內部因此而發生糾紛，廣東共產主義青年團，嚴重地發表『給左派青年一封信』，國民黨  
左派與共產黨名義之分拆，在於此時，而國共分家之濫觴，亦於是乎始矣。



在此數月之中，左派之雛形組織，不但沒有健全，而且可以說是徒有其名，個人主義在幹部蹈舞之後，簡直是名存實亡，純潔的左派青年，剛出慘烈之重圍，又入痛苦之深淵，而廣州四月十五的清黨運動，便與共產黨一樣被逮捕而逃亡，結束了一段公案。

武漢分共之後，中央在夾攻之中，左派不但無法健全，（前無準備，後無機會）而且在左派政權陷落於南京特別委員月手中之後，左派青年，便與左派之政權，革命的命運，同歸於失敗。在幾年長期的黑暗，或悲憤地踏上殘酷的刑場，或踉蹌地走入陰沉的牢獄，最幸運的，便算是淒楚而徬徨地在流浪的征途號稱『不幸的一羣』了。

以上所陳述的，是偏重於廣東一方面，但有其理由的，廣東是革命根據，在革命有深長的歷史，而各省青年在廣東的也不少，也不能說是偏狹，其實左派青年之如此遭遇，各省青年同志何嘗不如此呢？（各省左派青年同志看了此文之後，能夠把夾攻中鬥爭之慘苦情形發表為文章以補此文之不足，是則作者所馨香百拜者）。

左派青年之過去，有如略說了，究竟左派青年的怎樣呢？我於此敢負責地說一下。

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渴想者，又是熱烈的民族國家的愛護者，所以他們絕對的信仰三民主義，要中國『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他們贊成世界革命，但反對不要國家民族而盲目去說世界革命的共產黨青年，他們要求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但譏笑崇拜極端逃克推多而死抱十九世紀政治殘尸的狹隘的國家主義派青年，（那新興的所謂第三黨青年之了無主張祇供利用，投機無聊，以及政治小慧三的行爲，更爲鄙視）他們反對視財如命的所謂唯物論者，他們又反對清談誤國之唯心論者，他們對社會細心地去考查，對環境深刻地去認識，他們要爲大多數勞苦羣衆而爭鬥，去反抗反革命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勢力，他們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同時又擁護無產階級外更多數之勞苦羣衆的利益，他們對於國家民族有擁護的熱誠，反對任何外力之壓迫侵略我國家民族，所以他們反對白色帝國主義，也反對赤色帝國主義；（他們對蘇俄的態度是，蘇俄援助中國革命時則與之爲友，破壞中國革命及侵害我國家民族時則與之爲仇，他們的恩怨，從理智上去分明，和祇知有廬布而不知有國家民族之盲目喪心的共產黨青年，

更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認定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不是世界革命的全部，他們認定共產黨是狹隘，雖有世界之組織，不能担任世界革命的大任，（他們以為世界革命並不如此簡單）他們以為要從事世界革命，非中國革命成功不可。左派青年對於革命的認識，多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所以在無組織時都能不顧一切去鬥爭，不為共產黨及腐化官僚誘惑搖動，因此，他們常說：「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

「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的話怎講呢？他們知道革命不是純哲學問題，所以他們不承認是革命的心物二元論者。他們說：要有科學的頭腦才能視察一切，策劃一切，要有真情流蕩，才能推動一切，忠誠於一切，他們認定有革命的能力，一定要有革命的人格才行；不是，必然背叛革命，或被誘惑而屈服於惡勢力，沒有真情，則革命黨人，隨時都要為功利主義之鬼所支配，無偉大之精神以震服黨外，亦無堅韌之粘力以團結黨內，成功於革命無望，失敗則革命必然破碎而至沉沒。沒有真情，一切都是欺偽，不但為黨外所鄙視，而且不能得黨內的諒解。況且有頭腦的左派青年，對於人生固有事實的要

求，亦要情感之慰安，他們不能拋棄他的人生意義，盲目地做野心家的工具，所謂沸騰的熱血，勇敢的行爲，沒有真情是不行的，所以「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的左派青年之呼唱，是逃出唯物之魔與唯心之鬼迷陣之外，他們又是深深崇拜汪精衛先生暗殺攝政王的行爲，他們深信汪先生的革命歷史，就是科學與真情之表現，是在唯物或唯心論定律之外的。所以並不非議感情衝動。但又主張要有科學頭腦，這就是左派青年真精神之所在。

左派青年之對於理論，他們祇有留心去探討，深刻去認識，他們是絕對尊重事實，理論之適與合否？他們要拿事實來比對，來批判，所以他們反對高談理論，不務實際的人，他們固然崇拜孫先生人格之偉大，實在是崇拜孫先生之主張適應於革命，所以他們對馬克司，祇承認他是學者，不承他是革命家，尤其是中國的革命家。他們對於理論，絕對的信仰三民主義，他們知道三民主義爲廣大的勞苦羣衆而創造，所以他們認定共產黨之無產階級革命是畸形，（他們更認定史達林派之中國共產黨不配代表無產階級）國家

主義派之偏狹排外是無聊，他們承認『有革命的理論才有革命的行動』的話是對的，但是他們說『我們已有了革命的理論，祇要革命的行動』。

同時他們更認定，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包含着民族革命民權革命而至經濟革命，他們以為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整個革命的路程，『革命的整個路程有九十里，三十里是民族革命，三十里是政治革命，三十里是社會革命』，他們對於國民革命，似乎有此譬喻，他們反對躡等，反對盲動。他們深信國民革命是非資本主義之路，其最後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實現。三民主義革命的成功，就是整個革命的解決。

上面對於左派青年之行動性格理論已略有所說了，我曾記得，共產黨對左派青年，不但不敢輕視，而且十分畏懼，因為左派青年，能以少數人，或以單人獨馬和他們在羣衆中鬥爭過，（他們要佩服左派青年的力量，但是要輕視左派青年沒有組織）他們對於左派青年之批評，就是說左派青年的思想是英雄主義，但是在事實上是沒有方法證明，他們為什麼要有這個批評呢？或者是他們錯認了左派青年的勇敢精神和「打不平」的行爲罷

。又有人說左派青年的個性太強，大概是把左派青年倔強的性格做證據罷，這個批評，或者只有片面的理由，因為左派青年個性不強，在革命的長遠而又徬徨的途中，老早要做隨風之柳了、還有所謂『左派青年』在長遠而又黑暗的革命途中旅行嗎？恐怕沒有「左派青年」，荆棘載道的革命大道上，不但不聞壯烈的革命聲呼，即痛苦革命的呻吟也寂然了。某青年同志在失敗之後晤某共產黨青年，他對某同志說：「你們左派青年不愧是個硬漢」。（共產黨從來不會說黨外人好話的，此言不有感觸，決不說出來）所以說左派青年是「硬漢」則可，說他們的思想是英雄主義，是不妥當的。

。又有人說左派青年太重情感，是的，左派青年的情感是豐富的，他們的熱情，可以使他們勇於就死，可以融洽他人，「太重情感」，大概在惡濁的政治舞台上所以失敗的理由罷。因為他們是見賢思齊。嫉惡如仇的青年呢，但是在他們理性化的行動，殊不能說是太重情感的。所以左派青年的批評，在「太重情感」之下，應該加多「太重理智」的一句。我的斷語，左派青年是感情的動物，是理智的信徒。

因此，我便聯想到革命失敗之一原因了。我常常聽到左派青年的沉痛說話，他們說：「所謂同志的感情，不及朋友的感情」，又說：「朋友惟恐對你不起，同志惟恐你不死」，又再說「你求他們不打擊你好了，還想他們扶助你嗎？」我們試想，這是一種什麼話呢？所以左派青年在大黑暗時候，所以保持此革命關係，就是有賴於朋友感情，即有人詬病所謂小組織，但是那裏有什麼組織之可言呢。此種過去的冷酷的回憶，就有政權是無法保持，沒政權就會一敗塗地的歷史之描寫。所以怎樣使同志的感情超於朋友的感情，那是黨的最大問題，也是革命的最大問題，「同盟會的精神那裏去了？」此呼聲不是左派青年的「無病之呻啊」。黨中爲什麼有此不幸的現象發生呢？就是革命隊伍裏面，不免投機野心份子之滲入，把革命同志上下彼此分開，以遂其居奇的慾念及操縱之詭計，這剩餘吞沒利潤之資本家式的棍徒，不但是左派青年的敵人，實在是革命的，政治的罪人。左派青年在痛苦中無法找慰安之殘憶，在鬥爭中時作前途之無望，不是個性之強，信道之篤，則左派青年不爲右傾之腐化小子，必然是傾共之惡化青年，悠悠天地，還有

有歷史之左派青年，結合後進之左派青年嗎？於是，我不能不希望領導革命的領袖，三加注意了。

我也聽見過有人說左派青年有點像無政府主義青年，但這更不正確。口說無政府主義實行有政府主義之李石曾吳稚暉等所謂無政府主義派領袖，及他們所領袖之無知浪漫青年，自上至下，都爲左派青年所唾棄輕視，是左派青年有史以來之事。左派青年認識之後便去幹，和口說信仰無政府主義以躲懶，以迴避革命行動之所謂無政府主義青年是絕對的兩樣，左派青年沒有矯情而長髮，也沒有豫暇以從事藝術之服裝，形式精神，相差遠甚，但此不過就我們貴國所特產，或者變態之無政府主義青年而已，卽正牌道地之無政府主義青年，也和左派青年不同，左派青年反對空談，反對妄想，他們是實現的迷信者，是實事求是的，不可以實行之無政府主義，左派青年當然不能在李石曾吳稚暉之流指導之下，以之做黃老之學爲清談之資的。他們是烏託邦之渴望者，但不是烏託邦之夢想者，換句說者，左派青年決不願在夢中得寶，在夢中去找寶。



又有人以左派青年不受無意義的拘束，便說他們浪漫，這不但不知左派青年，亦不知「浪漫」二字意義之解釋，左派青年不是肉香酒香之墮落浪漫者，也不是故意蓬頭垢面之所謂較高尙之浪漫者，左派青年祇有率真，並不浪漫，左派青年固然尊重個人的個性，但同時又尊重團體的個性，所以有團體指揮，他們固革命，沒有團體指揮，他們也革命，此種一息尙存此志不懈之青年，何能以浪漫目之。

左派青年是渴望有組織的，但不是有組織熱之政客化的青年，他們先看某組織之主張革命不革命，適用不適用才加入，不是見組織便加入。他們反對獨裁，但不反對集權，他們對團體的觀念，是民主集權的主張者，因為他們祇要求革命，不要求地位。他們對於領袖，並不是盲目的崇拜，他們對領袖，是以革命歷史為條件，就是在革命的理論和行動去認識，不能因一二篇革命八股做得好看，便來擁護你做領袖。有金錢的豪養，便來擁護你做領袖，他們承認領袖是在革命的事實和需要而產生的，不能由個人自稱的，有些革命的光棍，四出找人擁護，當賣豬仔的商人般去投機於政治上，他們是深惡痛

絕的，他們認定此爲不要面孔的改類，是瘋子。我日前會見由香港來滬的朋友說，有以領袖自居之某蠢才，他派人與一羣左派青年表示好感的說：「他對你們是很好的，汪先生也很信任他的，你們能夠擁護他，前程一定是很遠大，他對於你們，很願意在物質上加以幫助的。」那一羣的左派青年怎說呢？他們說：「他對我們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謝，他是革命的，我極願意加以擁護，因爲我們祇認黨，祇認革命，是不願意認識個人，我們祇希望革命的前程遠大，不希望個人的前程遠大，我們沒有特別嗜好，我們不要什麼物質豐富的享受，我們的生活，在我們家庭的供給，在我們能力的獲取，大可以維持我們粗茶淡飯的生活了。他的好意，我們祇有壁謝，希望他努力於革命，他革命我們一定擁護他的。」我們看了此段談話，左派青年對領袖的態度何可以知道了。

我常聽到許多人罵左派青年，他們說：「還革些什麼命呢？飯都沒有吃了。」說又：「你們如此拚命，誰知道呢？又得些什麼好處呢？」但是，我不聽見過左派青年表示灰心，他們答道：「勞苦羣衆更沒有飯吃啊！」「革命不是要好處的啊！也是不要人知道的啊！」

。所以左派青年，對自己是無問題，絕沒有利的觀念，可以說他們是「利他主義者」，他們祇問一事是否有意義，如有，一切都可以犧牲的。至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者，雖或者用其很巧妙的欺僞手段在左派取得一時的地位，但結果不是他們自動而離開，必是為事實所淘汰，而左派青年在他們欺僞洩露之後，也是絕不客氣的，這個事實，在年來很彰明的表示出來。

「左派青年容易上當」，也許有人這樣說，「上當」，誰也不能免，何況左派青年？所以有沒有我不敢說，但他們「上當」是不容易的，不是隨便可以令他「上當」的，所謂上當者，上革命的當嗎？但對革命有什麼上當之可言呢？

大概是三年以前的事罷，我在南京會見到蕭佛成先生，他對我說：「左派青年是好的，是本黨最有用的青年，但可惜他們是左傾，他們不左就好了，」我反問他：「左傾不好，難道右傾好嗎？」他忙的答我：「不，右也是不好的，惟有依照總理遺教而已」我說：「總之根本是左傾的啊！」因此，我們知道左派青年，然論是敵是友，是無關係的人

，是沒有方法加以惡批評的，（又之或者以領袖自稱，而不能利用左派青年做工具的投機份子）

左派青年是怎樣一種人，在上面的反覆說明中，已經有所明白，我相信，凡是真正的左派青年，無論是廣東的，各省的，他們的革命環境或者不同，但他們的思想，性格，行動，都是一樣的，不過此難產的真正革命勢力，以政治和地理上的阻隔，至無由結合，使成爲革命的千古恨事而已，然而現在可以說是有機會的了，但來日悠悠，障網重重，將來如何，還是在爲革命而珍重的左派青年本身啊！

左派青年如此這般的在難艱慘苦殘酷詐毒的環境壯烈地過了。創造此壯烈事蹟的左派青年，此革命的精魂，民族國家的精魂，也因革命之失敗，如秋天的浮雲漸漸散去了，是如何的傷心啊！在左派青年，悠悠生死，無暇計及，但我們於此不能不追索其原因之所在。

左派青年的歷史，可以說是祇有失敗，沒有成功，（也許永遠是這樣的）吃飯既經無

暇，做官當然沒份，左派青年唯一的酬報呢，左派有政權時，祇是有自由行動而已，不然，由刑場牢獄而至逃亡，便是左派青年所得的革命的酬答了，左派青年同志有時很傷心的說：「我們沒有吃飯的命，祇有槍斃坐牢之份，幸而不死，死了誰知道呢？我們做傳記朋友都沒有了。」又譬如譚尙倫同志，自始至終爲革命工作而死，但因爲「認黨認革命不認個人」之緣故，被捕時不救，槍斃了還說是共產黨，這種情形之下，左派青年欲求死後清白而不可得，還想他們的歷史見於世嗎？這是一事。

還有，國民黨是一個空心大老官，是不可諱的事，牠對於左派青年，幫助沒有，確是事實，但共產黨青年呢，他們有組織嚴密的黨——黨之後又有國際——來幫助，來津貼，所以共產黨青年因工作而死的，有盛大的追悼會，而國民黨從沒有見到追悼下層青年之事。左派青年之死，狗死都不若，死使死了，惟知道呢？此又是一事。

左派青年是革命的羔羊，他們在革命時期中，因爲革命的工作和失敗之流離，對於文藝，精神無暇顧及，物質更不允許，所以革命事跡，文學上也無所寄託，創造社諸人

之所謂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不但不是革命事蹟之描寫，也不是普羅列塔利亞生活之描寫，而整個是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又滑頭小子之把戲。即有名之矛盾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也因作者之環境關係，描寫不出壯烈的革命事蹟來，（但自然和創造社諸人不同，）其他眉如新月，心醉摩登之所謂文學，更于革命無與了，此左派青年事蹟之所以不為世人所知者之第三事。

關於左派青年之過去，已如上所說了。現在再說一些左派青年的話。以結束此文。我在歷史上和事實上，證明左派青年是現代的青年，他們是時代的產兒，也是時代的孽子，他們要担負時代的使命而死，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一樣，他們因為不肯辜負時代和真理，有時明知不可為而為，於是便傷心地得了犧牲後之定論——失敗兩字。

左派青年以如許的科學頭腦、以如許的熱烈真情，在荆棘的革命途中，在蒼白的政治台上，了無城府的率真做去，豈有不焦頭爛額之理？但是他們不是為自己利益而鬥爭，是為勞苦羣衆利益而努力，他們的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因為他們已經留天地留正

氣，爲革命，爲國家民族留正氣了，我想死了的左派青年同志，一定爲了這信念在地下了無遺憾。

現在以左傾革命勢力之進展，左派青年之數量亦因之而增，左傾的青年同志們！你們走錯了路的，醒覺的時候到了。你們未踏上來的、旅行的時期到了，和我們一塊兒前進罷，時代之神指示着我們，革命之陽光照耀着我們！我們！踏上我們的征途。

朋友們！同志們！知道罷，知道左派青年是光榮的！因爲偉大的時代需要我們，革命的動作需要我們，垂危的民族國家也需要我們，我們要確信，「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我們要以冷靜的頭腦，對付我們的敵人，檢驗我們的隊伍，我們要以如火的真情，燃燒敵人的營壘，照激隊伍內的奸邪，我們不顧一切的，爲我們的信念而犧牲。如駱駝般的左派青年，仍在未間斷的踏上他們的沙漠征途了。「慷慨歌燕市，從客作楚囚，」「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朋友們，同志們！汪先生此詩，我們不必以之做輓歌，也不必以之做頌詞，就以之做我們的進行曲好了！

(完)

## 寫在左派青年之後

(健兒)

『左派青年』一稿，我在疾病時作之中，潦草地完結了。難盡之意，那裏是痛苦中之我所能盡呢？

我的稿剛登一期之中，接到李義重君一封信來，此信是因譚尙倫同志之事而寫的，但關於『左派青年』，有如下的一段話。

「……讀到你那篇『左派青年』的大作，（只可惜讀得一段）更使我不勝嚮往，科學與真情，爲致力革命二大根據，這一段話，已把革命的眞義，一口道破……我也時常以爲，唯有熱烈的眞情，才能發生革命的行動，唯有冷靜的理智，才能指導革命的行動，真情是催我們去行的，而科學是教我們知道怎樣行的，固然，不知亦能行，知之更能行；但不知固未必肯行，而知之亦未必肯行者，就是因爲缺乏熱烈的眞情之原故，所以真情就是革命的第一義，願沒有真情，自不足以發生革命行動，而徒有真情，則充其量，只能做一悲天憫人的宗教家而已，亦不足以發生行動的，



發生真正的革命行動，須知真情要受過科學之啓示與指導而後可，故惟有經過科學洗禮的真情，才能成爲革命的真情，因此革命的第二義，是爲科學。要兩者兼具，不可偏廢，才可稱爲真正的革命者。科學與真情，不但從橫的方面看，是組織成革命內容的二個要素，即從縱的方面看，又是支配革命演進二個主方。……

「唯科學與真情才是真革命」，這不是我個人的主觀的見解，是我們許多青年同志共同討論的結論，而已死的譚尙倫同志，就是科學與真情的崇信者，數年以來在討論革命問題中，此口號必有提出，因此，頗遭吃飯說手段，大解說策略的人們所譏笑。且說熱情就是失敗之母，所以我祇有失望，如此失望而走者幾次，但我自信，這個見解是不會錯誤的，我記得，唯物論的絕對論者的某君，也曾譏笑過我高呼熱情，但在濟黨之時，爲彼所扶持提攜之同志賣於蔣介石，把他扣留起來，他病倒在寶隆醫院裏，我到上海探他的時候，真出我意料之外，他劈頭一句說，「我今日才知道沒有熱情的朋友和同志之危險，我錯譏笑你是傻子了。」所以我在涉世中所得的經驗，革命中所得的教訓，知革命那

回事，非科學與真情不行，非科學與真情不是真革命。所以我對李君來信之共鳴，在表示熱烈謝忱之中，確信具此觀念之青年同志，滔滔者天下皆是。昨遇一位江蘇的 I 同志，他對我說：「如尊作左派青年所說，其人當然甚多，但是，有許多人未必如你所期望罷，」我答他：「正爲如此，左派青年所以要飽演人生悲劇了，須知此種青年，在過去與現，在死的不忍言了；生者不是在嘗牢獄之滋味，淪落之病苦嗎？I 同志爲之憮然者久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曼殊此詩句，不知 I 同志曾聞左派青年之悲苦而吟嗎？我寫此篇「左派青年」，有人以爲我此文對於某某人和某人有不敬處，或者對我不以爲然，但我那「祇知有革命，祇知有黨」的根本觀念，是不管得許多的我不必說那「知我罪我」的腐敗話，我祇知有革命，不知有自己，我自願永遠失敗，終古流浪，但同時也不願人們造成我是一個永遠的反抗者，給我以反抗的證據和理由。

許多未盡之意，何能在「左派青年」文中盡說呢？「難言之恫」，等未死之前的機會來臨罷，宮女之頭未白，也懶得再說玄宗了。

# 附錄

## 三月二十七

### ——憶悼我的死友譚尙倫——

三月二十七，是我的熱情的朋友忠勇的同志譚尙倫君死難的日子，三月二十七，年年到了此日，一斯日歷之後，則一掬辛酸之淚，便怔着而流下，譚君殉難又是兩週年了，在奔亡抑鬱之中，還剩此殘命以哀念死者，真是無以為情，我是如何感謝革命之光的篇幅呀！

譚君殉難之年，不過廿二歲而已，我和譚君相識，是在民十五之冬夜，他和萍君和我相見於廣州民國日報館內，自此因信仰之相同，成為密切的朋友，他是廣東青年運動的健者，他是一個純粹的左派青年，和我們一起在夾攻中與共產黨青年及腐化青年作戰，「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腐化派」的口號，譚君呼唱得最高，工作得最勁。這個時



(健兒)

候，腐化份子固然有軍事的力量，而共產黨人，更具有政治的權威，所謂「左派青年」，除了一腔革命熱血之外，甚麼都沒有，所謂組織云者，不過徒有其名而已，事實上那補有什麼團體的指導和援助呢？但是譚君認此爲不可避免的過程，不顧一切的去鬥爭。

廣州四月十五的清黨事件發生，我不知怎的也蒙了共產黨之名而逃走了，譚君在執信學校返寓途中，爲右派青年勾結公安局長鄧彥抓去了。十六年冬，特別委員會產生，鐵軍返粵護黨，半年牢獄生活的譚君，始以諸同志之奔走獲釋，然而足脛已經爲腳鐘之鐵蝕爛了。不幸新賣國賊共產黨爲履行其赤色帝國主義走狗之賣國任務起見，有十二月十一之廣州暴動事件發生，以摧殘中國革命的基礎。於是我們又是很憤地，在赤色船恐怖剛過白赤恐怖來臨中，又離開革命的根據地。譚君在同志之歡迎出獄之後，一路臥病在寓所，驚弓之鳥，以朋友之勸告，也逃落香港去，但不幸，又在熾皇台爲香港政府逮去，當事本來可以營救的、需費不過數百元而已，不知爲什麼以領袖自命的先生們，一個不理，兩個不理，最後催問他們的時候，他們說已經釋放了，又說或者到澳門了，我

們一班小同志，在香港遍尋不得，走到澳門去又不見，啊！在我懷疑中，譚君被廣州政府偵探渡歸去之消息傳來了，而譚君又回到他的施舍去了，（他說牢獄是革命青年的旅舍）東風無力之我，爲生活關係，以芝姊蕙妹健弟等之助，再度飄泊到上海來。

我們小同志繼續四出找人援救之中，忽然接來噩耗，說譚君於三月二十七（民十七）被李濟琛祕密槍斃了。此熱烈之革命青年，在夜半槍聲下，鮮血淋漓倒在紅花崗上。事後萍痕在滬訴我，譚君死了半月之後，以他同獄朋友之報告，才得知道，費却幾許周折與調查。遍開各棺始認得，據說，同日死者腐爛，獨譚君面目如生，其龍鐘之老父，爲之暈倒者再。

譚君所以致死之由，完全是爲黨的工作，他爲黨，開罪CY之中而更開罪腐化青年，又更開罪李濟琛部下。（李部在譚君之故鄉無所不爲，受譚君攻擊）在自稱領袖的先生那方面不營救，是因爲譚君多說「祇知有黨有革命而不知有個人」的那句說話，而擁護不力罷。於是乎先生們更進步說譚君是共產黨呢。

譚君之死，我在無限悲哀之中，發生無限的憤恨，對自稱領袖的先生，不客氣的了。因此某君約我作關於此事之話談，說我不客氣的態度是感情用事，「是呀！我是感情用事，因為譚君是我的朋友和同志呢」，我是這樣的答他。革命征途中我們的舊侶伴，相見互道苦辛說及譚君之遭遇，哀死憐死，真不勝其歎歎和憤慨！

譚君死後，石馨給我信中有說，「健兒識之，譚君是吾輩中為左派而犧牲之第一人也」。實在和譚君一這而先成仁者，正不目幾許呢？唉！譚君死了！年老的雙親！學而不成，的姊姊！熱情的朋友，親愛的同志，不知為譚君洒却幾許清淚，然而左派的革命勢力，兩年後擴大而普遍了。九原有知，也許少慰罷！然而殺譚君之元兇未死，革命之大難偏多，死了的朋友！同志！你知道生者是如何的難過麼？我執筆寫到此地，已不能再寫了。（十九，三，廿七，）

## 關於譚尙倫君

(謹重)

三月廿八日革命之光欄內載健兒君紀念國民黨左派青年譚尙倫君之殉難的一篇短文，讀了，引起我心中的無限悲感。

我雖然未曾和譚君訂過交，但却曾認識譚君是個三民主義的真正革命青年，而深佩譚君的人格，譚君已於二年前爲革命而犧牲了，我這後死者，除了踏着譚君的血跡繼續前進外，也應該盡點責任，將我所知道的譚君的美德表揚出來，使吾黨青年知所取範。

我之認識譚君，是在廣州獄中，十六年四月十五，廣州發起清黨事件，我至五月中始被腐化份子誣陷入獄，我隱約記得，譚君之被誣入獄，似即在我被捕的前後幾天間，我們最初被囚在大明星戲院，到五月十七日就移繫於河南車歪炮台，我和譚君同在一囚倉中，此倉共囚二十餘人，有工商學兵四色人，而以學生占多數，最先給我以深刻的印象者，就是譚君。

起初，大家都以疑惑的眼光，互相看待，所以各自沉默，不敢多說話，然而說話一

事，畢竟是人類發洩感情的方法，感情衝動起來，話終於不能不說，相處愈久，我和譚君精神上也愈相接近，屢次攀談的結果，彼此的思想與歷史，就互相瞭解，而我才認識譚君是國民黨左派組織中的一個三民主義的真正革命青年，譚君也就認識我是純粹國民黨員中雖未曾加入左派組織，而持左派態度的一個革命青年，且彼此又同是努力於民衆運動者。

『我們要信仰三民主義，努力農工運動，惟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惟有造成民衆的力量，才能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清黨中必要的；但拉攏封建勢力來清黨，那就大糟』——這是譚君和我在談話中，時常發出的一个思想上的共鳴，譚君雖然在廣州讀書，而最努力於鄉間的民衆運動，他的故鄉——廣東，開建——的革命勢力，完全是他一手提倡而成。他在鄉間，時常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領導一般被壓迫民衆，向反革命的貪污土劣作激烈的鬥爭。因此，土劣們就嫉之如仇，他在廣州，努力於青年運動，更爲一般共產青年及腐化青年所夾攻，他之所以入獄，就是被那些腐化青年



及士劣們所誣陷。他這種境遇，完全和我相同，故我就禁不得同病相憐，對之抱深切的同情。

我和譚君在獄中同處數月，對於譚君的人格也得到深刻的認識，第一，最使我欽佩的，就是他的革命精神，他和我談及革命問題，無不慷慨激昂，始終表現一種積極勇猛的精神，使人爲之感奮，雖然身在縲紲之中，還要手拿着一本三民主義，朝夕孜孜，用心研究。其信仰 總現主義之篤實不渝，於此可見。第二，最使我欽佩的，又是他的性情。唉！提起譚君的性情，我實在肅然起敬，他待人接物，極爲溫和，你縱以厲色對牠，他還是溫和的把道理爲你解釋，以說服你。同獄中人，時常互相打架，他每次都盡力排解，化拳頭爲和氣。他更能惠及他人，外邊送食物到，必分贈獄中同人，不忍獨享，以免人家向隅而覺得難堪。總之，他日常一言一動，似乎都有一個道理爲準繩，而不敢稍涉糊塗，他能鍛鍊成這一副優美的德性，實在是現代青年中所罕見的。

關於譚君，我還有許多話想說，茲以篇幅所限，且止於此。總之，從人生觀點上說

，譚君確是個優良的青年；從革命觀點上說，譚君確是個三民主義的忠勇信徒；他之死，是爲着國民革命奮鬥而死，是很有意義的。

本來，爲革命而犧牲，這是我們革命者的志向，也就是我們的意中事，所以也用不着爲之泣血稽顙。不過，既爲了革命而犧牲，乃不但不爲社會認識，反蒙一層不白之冤，這才是極可傷心的事。在死者是求仁得仁，既已問心無愧，便也不須管到這麼多；但我們未死的人，眼睜睜的看見這種現象，那就未免要爲死者悲者無窮了！

健兒君呵！這數年來，與譚君抱同一志氣，而遭同一命運的，不知還有多少人呢！我們有什麼話可說！亦惟有踏着先烈們的血跡繼續前進而已！

## 再記譚尙倫君

(李義重)

『滿腔熱血千行淚，

慷慨淋漓爲我言；

大好頭顱拚一擲，

太空追攬國民魂。』

當我一吟起伯先先烈的這首壯烈的遺詩，就不禁憶到我的獄友譚尙倫君，而悲從中來，湧出滿眶熱淚。

我給健兒君的信曾說：譚君給我的印象，至爲深刻，使我此生此世不能須臾忘記他，我一回憶往日的生涯，譚君的面目，就往往首先浮現在我的腦海上，使這劫後餘生的我，對之，悲愧交集。

關於譚君的回憶，我曾在前作的『關於譚尙倫君』的一篇短文中，說過了重要的兩點：其一是譚君的革命精神，其一是譚君的優美性格。其實此兩點外，當時還打算說多幾句話；不過因念及革命之光欄內篇幅有限，所以連忙按住。就是關於那兩點，也只說得之略。而由那兩點看起來，則譚君之爲人，已可想見一斑了。



現在健兒君要把他所著的『左派青年』一文印單行本，並將紀念譚君的文也印上去。他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要現身說法的，以忠誠的態度，來描寫國民黨左派青年的真象，給社會以一個正確的認識。所以他特叫我將我所知道的關於我們左派青年各種悲狂的事蹟，也寫點出來，俾印在這小冊子內，以增加社會的認識。唉！我也是左派青年中經過了人間的至慘至痛至險的境遇的而尙留微命的一人，表揚先烈的事蹟，這也是我應負的一個責任。但在這萬感叢象的當中，回首茫茫，教我從何說起呢！無已，只好在百忙裏抽出一點時間，再來記述我永不忘記的譚君罷。

在前文中曾說過，我和譚君的相識，是在獄中。因此我所要記這邊譚君的，也只以獄中的生活爲限。獄中的生活，應記的很多；現在且將一時想及的關於譚君的幾個斷片述在這裏：

### 我們在夾攻中掙扎

十六年時的廣州黨獄，一共囚着千餘人，其中的份子非常複雜。裏面囚的大多數的

是青年學生及工會工人，這是不消說的了；但還有被土劣誣陷而來的，「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許多老農夫；及一些形似土劣的老學究，與一些滿面奸猾的商人，這些也是大抵和其他土劣奸商有隙，遂被誣陷的。在政治態度的觀點上，可以把所有的囚徒，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沒有什麼政治態度的；第二類的真正地道的共產黨；第三類是忠勇純粹的國民黨員。這三類人的態度，都可由其日常在獄中的互相談論間，自然而然的明白表現出來。在外面的的人推測起來，大約以為我們都是為政治而坐牢，那麼，在這險境中，是要知道為性命而忍耐須臾，不再高話什麼政治了。實則不然。我們仍是時常慷慨激昂的，高談政治。又外面的人，或者要推測，我們已是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的人，那麼，在裏面只有互相憐憫，不再因什麼黨派差異而互相嫉視了。實又不然。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鴻溝，在那裏，還是很明顯的劃分着。

最傷心的，就是我們這一班國民黨員。一個光明正大的清共運動，却被那班土劣貪污份子，及腐化青年，假藉了一個忠實同志的招牌，弄成了一個天下之大糟糕。共黨是

被捉的被捉，走脫的走脫去了，但他們却還要把我們這班忠勇純粹的國民黨青年，硬加上一個「字脚的罪名，而提到獄裏去。我們在獄裏，想到我們的黨的前途，及國家的前途，真是欲哭無淚！願我們無論如何的痛苦顛連，而我們因有的三民主義的信仰，仍是沒有須臾忘失。因此，譚君和我，每聽見一些頭腦簡單的共黨青年高談什麼馬克司主義，而批評民生主義時，就不禁要苦口曉之以理，力正其錯誤，甚至與他們很激烈的爭論起來。因此，他們就認識了我們，而把他們遠祖傳來的鬼蜮手段以對付我們了。

他們一共黨青年，雖在獄中，也還有相當的團結。他們團結的最大工作，也不外是造謠。他們既認識譚君和我都是信仰三民主義至毅不渝的人，所以就視我們爲目中釘，而首先對譚君放了一枝冷箭：

「譚某某，是樹黨的！是偵探！」

然而譚君只以一笑置之。不久，冷箭又向我的身上發來了：

「李某某，也是偵探！」

然而我也和譚君一樣的只以一笑置之。但須知道他們這句話，看似輕輕，而却含有重要的作用。原來，獄中多數是工人，而這些工人，又多是頭腦簡單，強頑不說理的。他只聽見人家說你是主張清共的，他就往往怒目視你，一有機會，就藉故飽你以老拳。所以那枝冷箭的用意，就在使我們在獄中也難過活。才殊不知我和譚君，除了憐憫他們而外，也只是屹然不動。呵！我們是在夾攻中掙扎呵！

當鐵軍還粵時，我們看見汪先生親筆在燈塔上寫了幾句話，大意說：「要始終信奉三民主義，從腐化惡化兩大勢力的夾攻中，領導革命的民衆，殺出一條血路，這就是鐵軍的使命！」看了這幾句話，我們真是歡奮無極。我，我們國民黨的左派青年，原是在夾攻之中的。我們在開始參加革命時，因已被夾攻；而在清共時，更被夾攻；清共後到現在，仍被夾攻。我們？無時無地不被夾攻。在獄外固被夾攻；而在獄內，也仍然被夾攻。我們的唯一使命，就是在夾攻中奮鬥！我敬愛的譚君，就是在夾攻中奮鬥兩犧牲了的呵！

## 團圓月！

二個真正的革命者，就是一個澈頭澈尾的真情人。因為他是時時刻刻有真情，所以就無往而不流露出來。對人類是如此，而對於父母夫婦以及兄弟朋友也無不如此。黃花岡七十二烈赴義之時，曾有兩件感動千秋的事實：其一是林覺民烈士寫給其妻意映的一封信，哀豔壯烈的情書，這且不說；其一就是某烈士（姓名一時記不起）對他父親的一個暗誓。據說：他已到香港，準備赴廣州參加起義，但在赴義前夕，接到家書，稱其父病篤將死，囑他速回。他此時不勝悲哀。然而爲了四萬萬同胞的生死存亡計，又不能不忍心捨了病父，而仍向革命的前途衝去。於是，他就自誓：要是此次起義失敗，他決心殉之；即幸而成功，而他未死，也要自裁，以見老父於地下。不幸，這次起義竟失敗了，這位烈士也竟以身殉義了。於戲！這是一件何等悲壯的事喲！我以爲不僅這位烈士是如此，凡屬具有真情的革命者，當他慷慨赴義之時，大抵都不能忘記他的至親愛的父母。我同在獄時，也因此而不勝悲哀；而我見譚君，也正和我一樣。



「仁孝出於天性」，這句話，也正可以指譚君而說。記得那年的八月十五夜，我們正被囚在一個慘淡狹小的監倉裏。鐵窗外，月光如雪，樹影婆娑，我和譚君寂然對坐，眼望窗前，感到鄉思無限，譚君長歎了一聲，就把他的家庭狀況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怎樣的慈愛他；他以前在家過中秋的情形怎樣；又說，如果今夜他能夠回家去見他父母的話，父母真不知怎樣歡喜；但他現在繫獄天涯，當此明月團圓的中秋佳節，父母在家真不知怎樣的悲苦了！唉！坐牢也許告假的話，則無論如何，今夜也要告假回家去見父母哩。在這一席話中，已把他的一片至孝的真情，隨着聲音流露出來。最後又帶了無限的感傷，高吟兩句舊詩道的：

「分明一樣團圓月，

照到離人便不同！」

聽了這兩句詩，我和他都不勝唏噓。在悲點之中，我們都流了千行心淚了！

譚君是個至熱烈的革命者，同時又一個至仁孝的男兒。總之，譚君是個真有充足的

真情的人呵！

### 患難中的友誼。

病！——病在我們的獄中，真如家常便飯一樣，也就是一個危險悲慘的遭遇。全獄的囚徒，因病而死的，至少也占三分之一。千餘人中。病的往往有百餘個。獄中只有一個醫生診治。這醫生既是個不知殺過多少人的庸醫；而且病人太多，每人每次就診只占有一分半秒的時間，所以診時也就馬虎萬分。藥呢？每月的獄中菜費，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因此，醫生見不能開比較貴重的一些菜給病人服的。普通病人所得服者，也不過是見年亞士匹靈幾件西菜而已。且這幾件藥，又當作萬應靈丹，倘非十分病重的話，則無論什麼病，所給你服者，也不外這幾件。日常食物，滋養料更是不足。菜只能勉強嚥下。病不能夠吃飯，那就准你吃梅豆或番蒔；再不吃，只好餓了。

但有錢的人，病了還好。因為可以託人另從外面請中醫又可以自己託人購藥，及購些合胃口的東西來吃。要是沒有錢，只好眼睜睜的等死。

我們在車歪炮台獄中，每月每名，只准外面送來五元，多一個也不准，恐怕你運動守獄軍隊，希圖脫獄呢。因為一個月只准送入五元，故用時須十分儉省。而且要留在身邊，防本身患病之用。倘非十分要好的朋友，是不能輕易備貨的。

然而譚君的真摯的友誼，却仍能在這困難的境地中表現出來。

記得有一位與譚君同學的黃君，不幸患了大病，他家人遠在萬里，沒有人探獄送錢給他。他和譚君住不同倉，但譚君聽到他窮病交加，却很為擔心。這時譚君正值囊空如洗，不得已，只得用一種極惻憶的話，向其他獄友求借。借了多少，就通通送給黃君用，譚君有錢送到，也就代他還了人家，並將其餘的送給他用。後來，黃君也病好。但從這一點看，就可見譚君友誼之偉大了。

是的，譚君是真情人，故對於朋友，也只流露出一片真情。

囚徒的勝利。

我們在車歪炮台，廣州公安局派兩個督察去管理我們。所謂管理，其職務有二：一

是監視，一是設法改良我們的生活，減少我們的痛苦。這時，我們有幾種痛苦：一是廚房的菜飯太難食；二，居處骯髒，久不洗掃；三是天氣酷暑，缺水洗澡。我們曾把這種種痛苦去告訴那兩位督察先生，要求改良。但他却大神大氣，充耳不聞。他爲刀姐，我爲魚肉，我們也只得徒喚奈何而已。

那位公安局長，每兩星期日來巡倉一次。他雖不是什麼東西，但還有些官僚禮貌，巡倉時，每詢問我們的生活情形。我們雖然告訴他，却也不敢直訴那位督察先生的壞處。有一次，譚君很勇敢的挺身出來，在公安局長面前，直訴部位督警的壞處，果然打動了局長的良心，立刻叫那位督察來厲色的教訓一下，我們的生活也就得到改良。督察先生未免掉了架子。而我們却都感得到一個小小的勝利的快感。後來，有從獄友對譚君說：虧你大胆，不怕他將來不利於你哩？譚君說：那沒有關係爲了大家，是不能不勇毅的這樣做的。

此事雖小，可以喻大：譚君捨己爲羣的崇高精神，於此可見。

真是平民的良友。

一個革命者，尤其是一個民衆運動者，至少他須具有三件要事：一是一片真誠的心地；二是一副溫和的態度；三是一個不憚煩麻的口才。因爲普通的民衆心理，都是希望真實，你只有本着一片真情，而以至誠去獻給他，然後他才受你感動，對你信任。要是你帶上一些虛偽的色彩，那遲早終必爲他所嫉棄。而且普通的平民，知識很幼稚，還沒有幾多野蠻的性質，所以你又需要一副溫和的態度及一個不憚煩麻的口才，然後才能說服他，把他納於理智的規範。至於這三件事，一半由於天生，一半也由鍛練。說到這裏，我實在佩服譚君。

我們的獄中，有一工人，這雖名曰工人，而其實就是廣東之所謂撈家，上海之所謂流氓的人物。他的性質很野蠻，很傲慢，動不動就要破口罵人，以拳頭凌人，所以同獄中人，都是畏而遠之，不與他接近。但能與他接近，而爲他所敬服的却只有譚君。這就因爲譚君的一片真誠，一副溫和的態度，及一個莊重的道心，實在使他愛敬備至，而不

敢以非禮相加。因衆人都畏而遠之，故平日都無人和他談話。他要談話，惟向譚君。他所常談的，無非他過去在香港做撈家的事蹟，他是怎樣的好淫人家的婦女，又是怎樣的曾和其老父打死架，種種不堪入耳之言，他都說得出。譚君呢？一面聽他談，一面却斥責他，教訓他，把爲什麼不應如此的理由說給他。這種不煩憚的精神，及這種對牛彈琴的舉動，真非譚君做不到。無怪那位工友，在譚君生前是十分敬服譚君，而在譚君死後，也還紀念不忘，向人稱道勿衰也。我對於譚君這一點，實在自愧不如。

由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譚君確是個優良的革命青年，尤其是一個優良的民衆指導者。唉！民衆運動，乃國民革命的基本工作，像譚君這種人才，又何可多得呢！故譚君之死，實是革命戰線上的一個損失。

### 心中的道德律。

且恕我再來說一說譚君的性情。這點我在前文雖說過，但還嫌不大清楚；所以不惜再說。因爲這一點是最使我敬服譚君，自歎勿及，而永遠不能忘記的。譚君的心，似是

時時刻刻放在一個適當的道德律支配之下，而不敢稍有乖違的。因此，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間，就養成了兩個優美的德性：一個是恕，一個是諒。所謂恕，簡明的解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句話。這句話的精神，譚君可謂是努力去遵守的。譚君在獄中日常言動，都以謹慎的態度出之，不敢有礙他人。「莫得罪他人」這就是譚君時說來提醒其友某君的一句話。他能夠這樣，自然沒有得罪他人；就偶然有小過失，他也要很誠懇的向他人道歉，而人家面上一塊厲色的雲，也就被他滿而溫和的風吹散了去。因此，我把恕之一字來表現譚君的德性，實為恰切。至於所謂諒，這有二義：一是能體貼他人的苦處；一是能原諒他人的過失。例如大家被囚在獄中，雖也十分口饒。如果一個人有送物送進來，而很高興的自己享受，那麼，其餘的人，心裏都未免有些微難過。譚君有食物來，必分給大家嘗，而不忍自享，就是因為他經過了此種苦處，所以要極力去體貼他人的。再說，譚君待人，雖是一本諸禮。但要是他人對他偶有過失，他也不是要嚴厲厲色的據禮來痛斥你，使你難堪；而他却很能原諒你，一方面溫和的提醒你的不是，

一方面又囑你不須掛心。縱使你的過失不是對他，而他要代你向他人請求原諒你。把一切難紛排解。他這種原諒他人的德性，真使我歎服不已。要之，因為譚君早已養成了恕與諒的兩個優美的德性，所以方產生了副溫和的態度，而使人愛敬他。我自幼受過家庭教育，時常以修德為務，聞一善，就羨之如恐不及，故對於譚君這種德性，首加以深切的注意；後來不勝敬服，自愧勿如。唉！譚君死了！天下滔滔，我要從何處去找一能以道德相砥礪的益友呢！

### 最後的呼聲

我曾對譚君說過：當我開始參加國民革命時，就抱了兩個根本觀念：一個是信仰三民主義。我之信仰三民主義，是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感情的階段，第二個是理智的階段。我最初認識中山先生的偉大崇高的人格，及其始終如一的革命精神，我的真情，受了莫大的感激。因此，我才取依賴的態度，去信仰他所創造出來的，為其全人格結晶的三民主義。後來，我更進而研究，由科學的啓示，我更能清楚認識三民主義確是求中



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的不二法門，也就是整個人類生命的福音。以此，我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更爲堅決。又一個是確認三民主義是爲民而設，其作用，是要解放大多數被壓迫的勞苦民衆。因此，唯有大多數被壓迫的勞苦民衆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參加國民革命，才能實現三民主義。譚君聽了我這一段話，曾很激昂的說給我：呵，這是你的根本觀念，也就是我的根本觀念。我們的人生方向並沒有錯誤；我們過去的工作，也沒有錯誤。我們要繼續向前努力，艱難困苦，是不足灰心的啊！現在譚君這幾句話，仍是印深在我心中。我可以用萬二分的確實態度向一切人說：譚君確是個忠勇的三民主義信徒。

古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可以換一句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真。因爲一個人當垂死時，他對於自己的希望，一切都歸消滅了，故此時所說的話，已不雜有一毫個人的利害關係在內，而他所表示出來的對於社會的希望，却正是他一生人格是純粹表現。在獄中的共產黨員，當審問時，往往痛哭流淚，死也不承認是共產黨。但在執行

死刑時，而其產黨的口號，就呼了出來。這可見一個人無論怎樣的善於作偽，但在生命達到了最後的須臾，他是斷不肯再作偽的。獄中有個醫生，性質頗老實，是從前在香港懸壺謀生的，因香港罷工的關係，也就罷業回廣州，做一個罷工工人。清黨事起，被捉入獄，並被法庭判為共黨，而與一班糾察隊同時槍決。在就刑時，同死者都大演其說，大呼其共黨口號，獨這位醫生默無一言，只拿他的一件舊汗衣，寫了忠心愛國四個字。我以為這四個字，實已將這位醫生的真人格表現出來。因為他平日的言論。也不提及什麼政治，他的程度，似也不夠說他是什麼黨。觀察他的人生觀，也只不過是找飯吃，娶老婆，生小孩的人生觀。再進一步，至多也不過有些舊小說上所說的江湖豪俠的氣概。所以他平日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就是「忠心愛國」四個字。而他在垂死的時候，恰恰能把這個思想發表出來。這又可見，「人之將死其言也真，」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在上面說了這一大堆話，我的意思，就是想來證明譚君的最後呼聲，確是譚君人格的真實表現，而不容他人之妄加疑惑。

譚君殉難時，我與他囚不同獄，故當日情形，無從看見。後來聽見一位與我很要好而親眼看見譚君殉義的朋友告訴我；當譚君被綁出去執行槍決時，譚君高呼了如下的口號——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國民黨左派萬歲！

這些口號，確確實實是譚君真人格的表現。因為他是個三民主義的忠勇信徒，他是國民黨的左派青年，所以他在一切都完了的最後的幾分鐘間，也還要呼了這樣的口號。由這口號，更可證明譚君確是三民主義信徒，國民黨黨員。譚君之死，確是含冤死的，換言之，就是一班三民主義的假信徒誣死的。

據健兒君紀念譚君的文上說，譚君死後，從前和譚君相識的某君，還說譚君是共產黨呢？聽了這話，真使人悲憤無極。唉！譚君的最後呼聲，你難道都充耳不聞嗎？聞之，而仍這樣說，那未免太昧良心了！

我再三的說，譚君不是共產黨員，而確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確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譚君最後的悲壯的呼聲，不久即傳遍全中國去，永垂無窮！

關於譚君的話，一時只能說了上面的幾個斷片。但僅說了這幾個斷片，已嫌話太長了。多費讀者的看閱時間，真對不起。唉！說完了譚君，我由譚君而想到全中國的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數年來所遭的種種悲慘的際遇，更不禁悲哀無限。只以我們的一羣來說，有的已和譚君一樣的含冤了；有的却還什麼冤獄中朝不保夕的過生活；有的則顛沛流離，挨着飢寒在天涯亡命；有的則含悲忍辱，在恐怖의故鄉裏勉強度着山鷄水鴨的生涯，爲狀之慘，不堪提及。但生者，還有重來奮鬥的希望；而死者則已一去不回了！爲了三民主義而犧牲，不但除了幾個相知的同志外，社會絕不認識，反在身後蒙了一個傷心的罪名，這是何等哀痛的事！至今羣魔猖獗，依然保有其賊頭；而海底冤沉，尙無伸雪之日。在風雨如晦之夜，一燈寂寂，每想到一片黃沙白骨，鬼哭神號之狀，真不禁淚下如麻，胆肝欲碎也！健兒君叫我將這種慘狀，也寫些出來，唉！我又何曾不想？我又何曾

不想更將我所知道的幾位被人誣死的三民主義的英勇青年的冤枉在此一起表白出來，以稍慰他們的英魂於地下？但在這萬惡的環境下，却還不容我揮筆來表白他們呵！因爲我深恐把他們在這裏表白，則必發生影響，而他們的同志及家人，現在含仇忍活於鄉間的，怕要被土劣借此爲口實而更不客氣的大加屠殺呢！但除了這裏，天下茫茫，又有何處容我把他們表白出來？譚君死了，現在已有人表白出來，這可說是譚君大不幸中之一幸；然而他們死了，現在雖有人想表白出來，而環境尙不容許，這又是他們大不幸中之更不幸！事之傷心，竟至於此。我只得洒了滿紙悲淚，把筆擲下，不忍再寫了！

健兒君說：『左派青年的歷史是血與淚寫成的，』我但希望讀者記得這句話呵。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553B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卅日初版

左派青年

△左派青年▽

(實價大洋二角)

著者健

兒



讀書不應該只為了消遣，也不應該單是為了求知，最要緊的是為要解決問題才拿起書來讀；並且，所讀問題，更該是大眾共同的問題於要解決的問題。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知識是權力，  
要你去取，它  
就屬於你；永遠  
屬於你，使你的  
人格擴大。

